

撒谎者的妻子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[法] 雅克·阿塔利 / 著

Jacques Attali

燕汉生 /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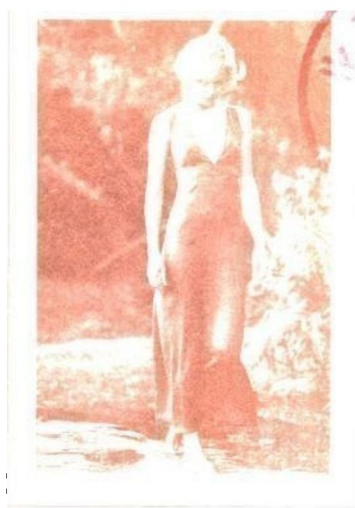
**La
Femme
du
Menteur**



撒谎者的妻子

[法] Jacques Attali 雅克·阿塔利 / 著

燕汉生 / 译

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1-2000-388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撒谎者的妻子/(法)阿塔利著;燕汉生译. - 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2000.11

ISBN 7-5071-0594-6

I. 撒… II. ①阿…②燕… III. 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3213 号

责任编辑:邓锦辉

封面设计:康笑宇

撒谎者的妻子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)

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5.625

字数:121 千 印数:1-5000 册

ISBN 7-5071-0594-6/I·550

定价:10.00 元

Jacques Attali

La femme du menteur

©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, 1999

本书版权由 *ZBL & Associés* 版权公司提供
本书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

Cet ouvrage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
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

第一章

“瞒天过海，方显出英雄本色”，这是他的口头禅。每次被她当场戳穿，而又无法反证是她看错了，听走了样，读反了意思，理解有误，他就把这句话搬出来搪塞。一般而言，他这个伎俩都能奏效，倒不是因为他口齿特别伶俐，也并非他倾其全力，装得煞有介事，而是她甘愿装糊涂：瓦朗丁娜最难割舍的是自己的安怡。如果把拉乌尔的谎话揭露无遗，逼得他无路可退，弄得他狼狈不堪，她自己也会生气上火，大吵大闹，也许还会与他一刀两断。她是决不会闹到这一步的。反之，假装轻信，让人以为她耳朵根儿软，虽则难受，却已是她的家常便饭，这辈子和说谎的人混了那么久，早已无所谓了。

结识拉乌尔之前，早有好些人对她说过谎，其中第一个是她爸爸；瓦朗丁娜最后也都原谅了他的一切，而只把他身上那些许动人之处的光彩的片断保留在记忆里。

她的全部童年是在蒙维池度过的。那是罗亚尔河畔一座平凡而安静的县城，距布里亚尔和奈弗尔，路程都相差无

几。她只有母亲奥拉娜为伴，孤独得简直是影形相吊。两人住在阁楼上的小套间里，楼下是她们开的小饭店，叫“三座钟”。沿厨房狭窄的木梯拾级而上，就是她们母女的卧室。

饭店原是瓦朗丁娜的外祖父开的，早在 30 年代，饭店就以实惠而著称。来往商贾和县政府职员均爱在那里用膳，但城里的富户则对之不屑一顾，他们喜爱的是教堂旁边的维奈里酒店，那儿有浮华的铺陈；还爱去拉古洛瓦旅舍，因为可以品尝野味。这旅舍距县城五公里，好些幽会的男女，也成双成对地由巴黎和第戎市到此偷情。

出门人偏爱三座钟餐馆，图的是它地处城里，菜肴实惠，价格合理。冬季里餐厅铺着灰红相间的丝绒地毯，夏天则可在素静的小花园里摆桌。园中的肉桂树和仙客来花，顺着缓缓的斜坡，一直伸延到河岸。罗亚尔河流到三座钟饭店所在之处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，所以吃客们有三面环水的感觉。

除此以外，饭店的房子就无其它动人之处了。这是座上下两层的建筑，砖墙石瓦，由于连年雨水侵蚀而泛着青色。这座房屋虽是平淡无奇，但界墙外面紧邻的一组产业却颇为神秘。它和教堂、公爵古堡及精神病院都是本城的主要特色建筑，而且与之相比，毫不逊色。

这组产业包括一个林木丛生的大花园，莽莽苍苍，一直伸延至河边。花园深处，高大的白杨绿柳后面，耸立着一座沉重的宽阔的楼房，可是早已无人居住。当地人夸张地称它为古堡；又因它战前属于一个贵族世家杜里伯·德·克洛地亚勒，故又称克洛地亚勒公馆。这家人直至 1939 年前还在忙于海运公司的事务，所以住在勒阿弗尔港，很少在此露面。

1941年他们全家在巴黎被捕，流放到布痕瓦尔德^①，被捕原因谁也不清楚。当时来了一大队卡车，在门前停了几天，随后全家人都被带走了。有人记得来抄家的自称属于海军部，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们是德国盖世太保。后来就音信杳然了。战后全家无一幸存者从集中营归来，也无人继承这笔产业。此后，一楼那排高高的落地窗永远尘封，耸立在屋脊的角楼上的十四个大烟囱便再也没有冒出过一丝青烟。从此园中草木横生，无人修剪，好端端的产业成了鬼魅魍魉的巢穴。但是，谁也不把它看作无主产业，因为本城著名的法律公证人拉弗努·格拉埃勒每年按期为它交户产税。纳税者顶用的名字是杰尔赛地方的一所匿名基金会，该会拥有其产权。格拉埃勒是公证世家，虽是舆论纷扬，却守口如瓶，对产权的来龙去脉讳莫如深。历任县长在草拟反映农村动态和商贾呼吁的民情周报时，觉着内容总是老生常谈，很想把这座产业演变史加进去，注入一点新鲜感。但这些县太爷不论怎样费尽心机，请他吃多么丰盛的晚餐，格拉埃勒总是只字不吐。

于是有关这户人家的流言蜚语就不胫而走。什么强奸幼童、神鬼弥撒、非洲血案、法奸地下组织、贪污海运保险金、亚洲邪教、向拉美偷运纳粹黄金，以及老一套的地下室陈尸案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传闻毫无根据，亦无人敢于核实。小偷不敢去溜门撬锁砸玻璃，甚至里面那三十四间屋子是否

^① 布痕瓦尔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设在德国的集中营，前后关押约两万人；虽无毒气室，但设有斑疹伤寒和病毒研究所，以囚徒做人体试验，极为残酷。

残留有家具，那 650 平米的走廊是否空到连个雨伞架也不剩，谁也不知道。

只有公证世家格拉埃勒（先是其父，后是拉弗努本人）从 1946 年起始，每年 4 月 22 日要进去一次，就像做赎罪日仪式般准时无误，但出来后仍不向任何人吐一个字。只见他眼镜片后面目光惊恐，像只毛皮发光的老猫。所以他家里也无人想问他里面的事，别人更不提了。

有的时候，等到七月的阳光把这块地方的诸般怪诞的阴影赶得无影无踪，三座钟餐馆的食客也都酒足饭饱，他们也走出花园，跑到仅一墙之隔的克洛地亚勒公馆丛林去猎奇。花园与丛林之间有条纤夫的小道，道旁的拐弯处，围墙有个豁口，可以穿行。他们一般不敢走远，回来时神情尴尬，脸色紧张，似乎觉得暗中有不祥之物在跟踪窥察。

奥拉娜从长辈们的举止中，看出他们暗示那里面煞气太盛，冲之不吉；她是谨遵父命的人，所以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她注意到父亲对这座房子从未正眼看过，其实站在窗边是抬头可见的。

战后，加斯东·胡维埃的妻子得了肺结核，后来治疗不当死去了。他和独生女儿奥拉娜共同生活，对女儿管得很严，从小就教她烹饪。他的执教法就是斥责推搡，时而伴有拳脚。女儿很快就掌握了庖厨中的诀窍，盘中物做得花样翻新，精美绝伦，将来女承父业，显然不在活下。

奥拉娜也服帖本分，从不否认自己命中注定要继承“三座钟”。她成长得少有风韵，其实也因为她本来就不想搔首弄姿，否则也许会出息成个漂亮姐儿。她身材纤细，肤色近于苍白，灰色的眼睛却挺有神，好似总在窥察什么。这和她

慵懒的体态、平淡的面孔恰成反照。她似乎天生就不会笑，既不幽默，也不好动。她的举止总是慢慢吞吞，而一旦下厨，就快捷无比。

父亲 1965 年去世后，她就炉前掌勺，调和鼎鼐，维持那油水丰厚的家乡菜的盛名。后来，店里常客不无惊讶地发现，这位当炉女在改变套路；原料还是那么简单，但经过她调配组合就出了新味，表现了革新才能。

她的日子过得有条有理。上午采购和烹调，下午用于探索新招，待休息日加以试验。顾客们难以看到她的芳容，有的吃客甚至不知道这位敬业创新、一丝不苟的大厨会是位纤纤女性，这也难怪：掌勺大厨一次要备七十道菜，还得异于常规地熬夜。她请了四个姑娘当帮手，两个调汁，两个上菜。

在瓦朗丁娜最早的记忆里，只有母亲的劳作和她的功课。年幼的她有时悄悄地走出简陋的房间，沿着楼梯向下走几个台阶，看着厨房里母亲的手在切、剁、磨、搅，动作之准确自信，是其它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。

餐馆一关门，奥拉娜就寡言少语。她喜怒不形于言辞，平板一块，似乎生活中没有任何值得她好奇、气愤、悲伤或欢笑的地方。然而有一天在母亲房里，瓦朗丁娜发现壁橱的抽屉破例敞开着，还看见里面有几张旧得发黄的相片，上面有个瘦瘦的小姑娘和同伴们一起开怀大笑，背景是居伊扎克海滩。她从来没听到过母亲有这种笑声，也从未见到母亲如此放纵感情，哪怕是悲情。

惟一例外的一次发生在惨淡的冬日。那天下午奥拉娜该到下厨时分了，刚满十二岁的瓦朗丁娜却见她倒在卧房的地

板上，哭得两肩抽搐，而一台旧留声机正放着格林·米勒的唱片。小姑娘既意外又无能为力，一任那种哀恸不断地倾泻出来，不知哀恸的原因，也不明白那哀恸是多么深广。

也就在这一夜，她生出了对父亲的无比思念。

父亲安多纳·雷里厄是商船上的高级船员，因此归来与她们团聚的日子总是断断续续。

父母当初是如何相识的，瓦朗丁娜几乎一无所知，听到的一星半点也相互矛盾。按母亲的说法，她父亲有天来餐馆吃晚饭，此后就留下了。而父亲所述的则是另一种版本，他们是在第戎车站偶然邂逅的：她来问路，两个人喝了一杯，他的水手指挥官制服吸引了她。两张嘴说的只有一点吻合，即相逢的日子是1958年5月，正是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的前一天。两年后就生了瓦朗丁娜。

大概到五岁的时候，瓦朗丁娜看出了其中的矛盾，认定父母中至少有一个没讲真话，这使她颇为震动：成年人的谎言第一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。

第二次震动不久又接踵而来：她母亲似乎轻描淡写地开着玩笑说圣诞老人其实是没有的。她听了深感受伤，因为母亲过去骗她说有。她想：世界上容许撒谎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只能是腐烂透顶，危险四伏。成年人为什么不及早弃绝谎言呢？为什么需要它呢？真不明白，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对此熟视无睹，充耳不闻，不由感到恶心。她不信自己也会有此一天，如果不幸有了，她宁可离开这个世界。在她最感孤独的黑夜里，她觉得自己太蠢，太受拘束，被遗忘得太深了。她自问是否该立即出走，以免拖下去受害更重。好几个晚上她都一直在默想，该从那条路径走到河边，投进那黝黑

的水里去。只是她努力集中思想去怀念她的父亲，才从恍惚中得以自拔，她不能让父亲有丧女之痛，所以又想象从河边回家的路。

夫妻首次见面的那一年，奥拉娜已经三十岁了，丈夫还长她十五岁。两人相约不结婚，这使女方的父亲深受伤害。1960年9月20日女儿出生以后他们也没有改变主意。女儿的生日正好是大作家加缪不幸英年早逝的同一天。

关于这一巧合，外祖父加斯东·胡维埃觉得其中有神秘意味，早就叫瓦朗丁娜相信这会影响她的生活道路：她来到世上而这位大作家同一天却弃世而去，她似乎是来接班的。看来所有的新生儿都是死者的替身。

瓦朗丁娜很想和外祖父交流思想，但她刚满六岁，老人就不明不白地丧生车祸，据传是喝得酩酊大醉驾车，撞死了好几个人，自己也一命归天。他的女儿奥拉娜从此就独自一人支撑餐馆，养育女儿；那是1965年，她三十六岁。

母女二人的关系浅薄，很少交心。女儿认为妈妈嫌弃她，妈妈也不主动去解开这个疙瘩。母亲从来不让孩子睡她的床，好像怕她似的。她似乎怕女儿对自己讲知心话，而女儿也避而不谈自己的事，不说对家庭的看法。

瓦朗丁娜对父亲的家庭和青年时代所知甚少，父亲也从不提及。在女儿看来，父亲这么做是因为他要面子，不愿女儿知道自己年青时很不幸，挨过饿，为生计发过愁。

在她遥远的记忆中，父亲总是远航夜归，胡子拉碴，筋疲力尽，急于上床睡觉。但这个形象已很模糊，她不能肯定是否果真如此，或仅是自己臆造的幻觉。要是他回来时她已

经入睡，第二天早晨母亲必然会带着灿烂的笑脸，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巧克力，另一只手把她推醒，并示意她说话要低声点儿，她就猜到父亲回来了。孩子就穿过两间卧室之间的走廊，去看看睡着了的父亲。她在门口要站很长一阵子，最后母亲怕她误了上学，才把她推出去。

到了学校她上课也老是分心，总是巴望快到那晚上的时刻，到那时父亲会给她讲旅途见闻，而她现在就已经提前品味其中的情趣了。

安多纳·雷里厄十六岁起就在商船上干活儿。他于1928年进海运总公司当见习水手，后来又中止了学徒生活，对此他似乎一直很遗憾。战争期间他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，表现勇敢。战后他又回到海运公司，这时该公司已易名为大西洋总公司。年复一年，他通过各种考核，先后被提升为值班室主任、轮机长、航运高级职员，最后是商船大副。

瓦朗丁娜五岁时，也就是外祖父死去的那年，安多纳升任了船长。这是一艘法国集装箱货船，租给一家荷兰公司跑鹿特丹至新加坡航线。去时装载机床，回程则运输珍贵木材和橡胶，往返一趟约需四到六个月。船名叫萨窝朗·德·布拉札。

以前没有当上船长的时候，他一连几个星期都杳无音信，因为在船上只有船长才有权因私使用无线电。当了船长，安多纳每个礼拜都给家里打电话。他的电话一般都很简洁，时间在下午三、四点之间，话筒中总是响着杂音。他先对奥拉娜说几句，奥拉娜只是苍白着脸听着，也不回话，然后把话筒交给女儿。小女孩满心欢悦，好像父亲就在近处，过一刻钟就能回来似的。父亲的话语中并无异国情趣，只有一种她无法形容的东西，似乎饱含无尽的愁绪，或者是对生

活的厌倦之情。

*

这种情况本应引起她的警觉，有好些事她早该明白的。如果当时想到要刨根问底……当然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无疑是更好一些，对大家都好。

*

父亲在家的那几天，瓦朗丁娜总觉得课堂没完没了。她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好友露伊思·范特拉伊。露伊思的父亲是蒙维池城的商人，开着一家书店，这位书店老板可不是寻常的人。

奥古斯丁·范特拉伊的书店坐落在城镇入口，地址叫槐树堤的街上。那幢房子不像店铺，外形好似谷仓，里面则像个中世纪修道院中的图书馆。要进到里面，先得走一段狭长的过廊。四边的墙壁高达15米，装有阳台、楼梯和横板，横板上都铺陈着成千上万的书，上下左右，密密麻麻。书都是二手货。范特拉伊只卖旧书，这些书内容纷杂，总有好几万册吧！书架的每层均有标签，读者由此大体可得到指点：命相、社会学、地理、方志、真菌学、政治、地缘政治、德国浪漫主义、历史小说、侦破小说、二战历史、连环图画……楼下大厅中央还放了几个玻璃柜，柜子锁得很严实，里面陈列着善本书，包括极为稀有的图书、首版书和精美装帧图书。

*

只要稍微看一看这些书籍，她本应对一切都一目了然。但真理总是过于不可思议，所以她想都不敢想它。欲盖弥彰，老办法最为行之有效，就是把最坏的东西放在最正经的

地方的最显眼之处。

*

两个女孩小学一年级就认识了。一旦相好，露伊思就把瓦朗丁娜带到槐树堤上的书店去。瓦朗丁娜对这个地方一见钟情，虽然当时还说不出来，但已意识到自己一生和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；这种缘分到底是什么，还难逆料。

槐树堤书店不仅是当地一景，而且颇有名望。书店于战时开业，知名度与日俱增，法国各地都有人来找书，慕名而来的人则更多。

范特拉伊其人却貌不出众，秃头下嘴角边总是叼着烟屁股，身上老挂着一领灰长衫，小贝雷帽只遮得住光头的一半。他的妻子和店里的一名青年店员私奔了，住在马提尼克岛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和女儿一起过日子。

露伊思下课后经常到三座钟餐馆去和奥拉娜谈厨艺，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，而瓦朗丁娜的礼拜天则大都是在书店度过的。她帮助范特拉伊分书，把一擦擦的图书按字母顺序摆在相应的书架上，或者查阅收集来的旧报刊。那些旧报纸都堆在仓库最里头，旁边还放着儒勒·凡尔纳、赫克托尔·马洛、欧仁·苏的小说，以及一些旧画册。

*

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出现了解开种种疑团的钥匙，而这把钥匙正是在那最漂亮的玻璃书橱里出现的。轻信的人毫无疑问都对该知道的事视而不见，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。这好像是故意不戳穿谎言以求得暂时安慰，尽量装糊涂拖到最后才正视自己的不幸。

*

父亲回家的日子，瓦朗丁娜一一下课就跑回家看他。他坐在客厅中一把窄窄的红天鹅绒靠背椅上，这把椅子他不在家时是谁也不用的；他脸朝着窗户，窗外是公馆简朴的花园、克洛地亚勒公馆和沉静的河流。

虽是久别重逢，却无繁缛的感情表露，也不热泪盈眶。瓦朗丁娜只是依偎在父亲的怀里，竭力显得平平淡淡，就好似他从附近的办公室下班回来一样。

年复一年，这种团聚变成了例行公事：安多纳先是问问女儿的学习情况，提起他记得的男女老师的名字，甚至还回忆起她的几个同学；有时还谈到女儿早已忘记了的一些口角争执，她当时得到的分数（现在已无关紧要了），她以前做的练习题（现在已是小菜一碟），还有现在已见不到的朋友。她不接他的话题，但努力耐心回答他问的事。然后她转而诉说近来的新鲜事，一名代课老师又怎么瞎出主意啦，和新的新朋友又产生了什么问题啦，和谁又相好啦，和谁又闹翻啦，等等。她加油添醋地讲，无非是要他听得有意思。有时候准备了半天的话到时说不出来，或者在脑子里搅成一团糟，她就结结巴巴、丢三落四、急得不知所措。安多纳就慢慢地摸着她的头发，使她平静下来。她觉得浑身发抖，好像要晕过去了。然后，他要求看看她的作业，这是她最喜爱的时刻，因为她成绩总是很好，静静地让他一个个地翻看那些高分和“优秀”的评语。父亲的数学很强，而法文却不行。对此瓦朗丁娜很奇怪，船上有许多空余时间，他怎么不读书？……有一次她鼓起勇气提到这一点，他显得那么生气，瓦朗丁娜不明白为什么。

听完了女儿的诉说，又把女儿的作业本一一过目，女儿

就又依偎在他怀里，两人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待着，好似成了一个人，一直待到黄昏以后很晚，奥拉娜端来了晚饭，他们也不动。

他给她讲自己在船上怎么值班，讲述中国海的风暴、横滨的台风，讲他怎样去救援偏离航道的油轮，讲货船底舱中有窒息身亡的危险；还有那夜间为伙食质量、值班时间长短与水手们无止无休的谈判，船上职员们怎样为选择放哪部影片而争吵，船只怎样在进入南非的港口之前没完没了地等待，以及孟买的海关关员和马尼拉的领水员是如何勒索好处费，卸货以后清洗船舱又是多么艰苦，等等。

他的故事中还有聪明滑头的鹦鹉、吹牛说大话的水手、成群结队沿着缆绳向上爬的耗子、调皮的海豚、成串地落在甲板上的飞鱼，瓦朗丁娜听得兴高采烈、鼓掌叫好。而一旦讲到海上的风景、瘟疫、海难，她就紧张得浑身发抖。她猜得出父亲把最坏的情况掩饰过去了，以免她太难过。她喜欢他这样留有余地，他那含而不露的样子，好像对那个无以名之的港口了如指掌，事先就记住了那里的主要街道和名胜的名字、居民人数和它与下一个碇泊港的距离，但又形容不出它的色彩、气氛和音响。这有些怪，但她觉得挺好。

她想，有朝一日要嫁人，一定要嫁个像爸爸这样的丈夫，一个似乎不出门就能简单而传神地描绘世界的旅行家。否则她就会烦死了。

在这种日子里，奥拉娜干完了活儿，从饭馆的餐厅拾级而上，一声不响地到了客厅，忧郁地看了看父女俩还未碰过的晚饭，坐到旁边另一张椅子上，眼睛转到另一个窗口，呆然不动，从不参与他们父女的谈话。安多纳有时也照她一

眼，目光中带有询问的意味。等到靠近午夜的时分，奥拉娜悄悄对女儿做个手势，该去睡觉了，安多纳表示同意，女儿就慢慢地上床，犹如一名听话的见习水手接到心爱的船长所发出的命令一般。但她脑海里仍沸腾着遥远的天际下的海洋。

安多纳回家以后，主要的时间都消磨在卧房旁边的小办公室里。女儿猜想那里面肯定堆放的是航海书籍、海图、观测仪、瞭望镜、两脚规，以及远东各种语言的辞典。但这种猜测从未得到证实，因为爸爸不放任何人进去；爸爸不在时，门是牢牢地锁着的。

特别是他回来后的头几天，安多纳很少下楼到饭店的餐厅里去。碰到星期日他更是不露面，因为里面坐的都是附近的熟人，而且是全家聚会。

*

这本该引起她的疑惑。但本来昭然若揭的事情中如果孕有隐忧，大家都会宁愿视而不见。人人都忙于把自己的谎话说圆，也就不理会别人的谎言。

*

回来后的头几天就是这么过去的：犹如费力地潜入水底又重返水面喘了口气一般，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木讷状态，变得接近于轻松了；又过了几个礼拜，就越发挥洒自如，幽默机巧，柔情爱心，溢于言表。他到瓦朗丁娜的学校门口等她放学，带她在河边散步，一直走到小城尽头才返回。如果是在春天，他们会走到槐树堤，一直到奥古斯丁的书店。安多纳和书店老板似乎多年来就心灵相通，两人见面后，有时钻进靠书库搭出的小屋（那是老板的办公室），悄悄话一说就